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先生

來喻以爲人心之旣放如木之旣伐心雖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與人相近木雖旣伐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惟持守之卽在耳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其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

養須於此持守可耳恐不須說心旣放木旣伐恐有隔截耳如何如何

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裡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裡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

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槩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

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彷彿  
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  
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  
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  
蔡多謂於田地上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  
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  
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  
思看如何

承諭心與氣合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  
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  
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  
是心那箇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  
卽成語病無疑

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體統便是更心  
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  
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原則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然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

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矣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會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無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無舉處人道之立正在于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耳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于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

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具此理而不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

謂理一而分殊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是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

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

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



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  
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  
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  
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  
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  
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  
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  
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不須

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  
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  
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  
說出蓋此理真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  
不盡且直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  
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  
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  
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

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  
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  
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  
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  
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盎乎  
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  
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

緊守著若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  
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  
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  
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  
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  
剛直意畢竟本是個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  
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  
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  
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是仁之本意則非

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用則各得其所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

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稟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義之嚴肅即是仁之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

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  
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  
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  
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  
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  
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  
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

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  
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  
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  
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  
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  
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  
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  
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

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

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

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根本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襍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空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

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原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四者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有力耳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

言傳言要 卷之四  
思量究竟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須磨勵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宴安暇豫之可得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只是這一箇道理方始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



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

義理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

有一分心向裡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裡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

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  
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閑謾須先就自心上立得  
定決不襍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  
美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  
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  
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  
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  
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襍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  
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  
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  
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  
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  
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裡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  
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  
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裡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舍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裡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任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直箇是難把持不能得  
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  
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  
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  
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  
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  
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人由已而由人  
乎執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

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曰存養於未  
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  
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  
功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念旋消則易  
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  
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  
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  
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

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

耳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問召命不至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為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廓然太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為何如

爲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的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識而后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要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個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

曰是如此

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是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承喻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効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

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  
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消墮得胸中若  
如此即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  
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其嘗以爲有失處罪  
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留在  
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  
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於平  
日事親事長處不會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

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原處推究涵養之今漸  
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  
云橫渠教人今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  
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  
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  
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  
坐此境界中尔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一病却只  
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滅息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  
條理也元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



然便中一報爲望

問每常遇事時分明知得理是非這是天理這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又至前而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

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于人欲若賢人之資次于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也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湏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恁地用功方得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裡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巴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與

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湏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耳以至於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

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慾却不是要去就克代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

自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學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學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較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耳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者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

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須  
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  
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  
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嘿坐便  
爲敬須是隨時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  
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  
常要惺覺執持今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  
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  
爲主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

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  
理人欲交戰處也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  
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說盡了只是  
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  
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  
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盖人心本善方其  
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去體察存

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問人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會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襍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克

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  
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  
生焉既曰日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  
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  
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

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  
心裡稍知不穩便從這裡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學者所當深察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  
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  
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

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彜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及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耳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是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

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自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爲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隋默意思踈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如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



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裡覺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裡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

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

解說道這個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及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

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垂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盖此心或昭著於燕閑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

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撫然爲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

言傳記要

卷之四

六



